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

第二集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

羅曼羅蘭著
傅雷譯

〔第二冊〕

平明出版社

林 譯 學 文

夫朵斯利克·翰約

冊 二 第

[本 譯 重]

JEAN-CHRISTOPHE

- II -

(文學·藝術)

原著者 Romain Rolland

譯者 傅 雷

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
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

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定價 人民幣二萬五千八百元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三年二月初版
(1—7000冊)

第二冊目次

卷四・反抗

卷四初版序

第一部 鬆動的沙土

第二部 陷落

第三部 解脫

卷五・節場

卷五初版序

第一部

第二部

七
一一
一三七
二五七
三九七
四〇七
五九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

第二冊

反抗——節場

卷四·反抗

卷四初版序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正要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時候，比較激烈的批評可能使各方面的讀者感到不快；我請求我的和約翰·克利斯朵夫的朋友們切勿把我們的批評認為定論。我們每一縷的思想，只代表我們生命中的一個時期。倘使活着不是爲了糾正我們的錯誤，克服我們的偏見，擴大我們的思想與心胸，那末活着有什麼用？所以請大家忍耐些！如果我們錯了，還是要請你們信任。我們知道我們會錯的。一朝發覺了我們的謬妄，我們要比你們批評得更嚴厲。我們每過一天都想和真理更接近一些。且待我們到了終點，再請你們判斷我們努力的價值。古話說得好：『暮年禮讚人生，黃昏禮讚白晝。』

羅曼·羅蘭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

第一部 鬆動的沙土

反抗

擺脫了！……擺脫了別人，擺脫了自己！……一年以來把他束縛着的情欲之網突然破裂了。怎麼破裂的呢？他完全不知道。他的生命奮發之下，所有的鎖鍊都鬆解了。這是發育時期的許多劇變之一；昨天已死的軀殼和令人窒息的往昔的靈魂，在發育時期都被強毅的天性撕得粉碎。

克利斯朵夫非常暢快的呼吸着，可不大明白自己有了什麼改變。他送了高脫弗烈特回來，寒氣凜冽的旋風在城門洞裏打轉。行人都低着頭。上工的姑娘們氣忿忿的和望裙子裏直鑽的狂風搏持；她們停下來喘着氣，鼻子和頸幫都給吹得通紅，臉上露着憤怒的神色，真想哭出來。克利斯朵夫可快活得笑了。他所想的並非眼前的這陣風暴，而是

他纔掙脫出來的精神上的風暴。他望着嚴冬的天色，蓋滿着雪的城市，一邊掙扎一邊走路的人們；他看看周圍，想想自己：一點束縛也沒有了。他是孤獨的……孤獨的！多快樂啊，獨立不羈，完全自主！多快樂！擺脫了他的束縛，擺脫了往事的糾纏，擺脫了所愛所憎的面目的騷擾！多快樂！生活而不爲生活俘虜，做着自己的主人！……

回到家裏，渾身是雪。他高興的抖了抖，像條狗似的。母親在走廊裏掃地，他在旁邊走過，把她從地下抱起，嘴裏唧唧噥噥的親熱的叫了幾聲，像對付小娃娃那樣。克利斯朵夫身上全給溶化的雪弄潮了，年老的魯意莎在兒子的臂抱裏拼命攔拒，像孩子般天真真的笑着，叫他做『大畜生』！

他連奔帶爬的上樓，進了臥室。天那麼黑，他照着小鏡子竟不大看得清自己。可是他心裏快活極了。又矮又黑，難於轉身的臥房，他覺得差不多是個王國。他鎖上了門，心滿意足的笑了。啊，他終於把自己找到了！誤入歧途已經有多少時候！他急於要在自己的思想中沉浸一番。如今他覺得自己的思想像一口寬廣的湖，到了遠處跟金色的霧化成一片。發過了一夜的燒，他站在岸旁，腿上的感覺到湖水的涼氣，夏日的晨風吹拂着身體。他跳下去游泳，不管也不在乎游到哪兒，只因爲能够隨意游泳而滿心歡喜。他一聲不

出，笑着，聽着心中無數的聲音；成千累萬的生命都在裏頭蠢動。他頭在打轉，什麼都分辨不清了，只啞摸到一種目眩神迷的幸福。他很高興能感覺到這些無名的力，可是他懶洋洋的還不想馬上加以試驗，只迷迷糊糊的體味着這個志得意滿的陶醉的境界，因為自己的內心已經到了百花怒放的季節，那是被壓了幾個月而像突然臨到的春天一樣爆發起來的。

母親招呼他喫飯了。他昏昏沉沉的下樓，好似在野外過了一整天以後的情形；臉上那種光彩甚至使魯意莎問他有什麼事。他不回答，只摟着她的腰在桌子周圍跳舞，讓湯鉢在桌上冒煙。魯意莎喘着氣喊他做瘋子；接着她又拍着手嚷起來。

『天哪！』她很不放心的說，『我敢打賭他又愛上了什麼人了！』
克利斯朵夫放聲大笑，把飯巾丟在空中。

『又愛上了什麼人！』他喊道。『啊！天！……不，不！那已經够了！你放心。嘿！那是完啦，完啦，一輩子的完啦！』

說罷，他喝了一大杯涼水。

魯意莎望着他，放心了，可是搖搖頭笑着：『哼，說得好聽！還不像酒鬼一樣，要不了